

# 曾公暉编钟铭文补说\*

陈民镇

(北京语言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

**提 要** 曾公暉编钟铭文所叙先祖事迹为我们认识曾国早期史事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其中“高祖”即文武时期的伯括,“皇祖”即曾国的实际创立者南公。“王客我于康宫”之“我”,或是铭文编纂者因不谙册命铭文辞例所增益。“乎厥命。皇祖建于南土”一语,当作“平尹氏命皇祖,建于南土”。“蔽蔡南门,质应亳社”指曾国与蔡国、应国互为照应,以为周之南方屏障。“赐之用钺”可在叶家山墓地 M111 中得到反映, M111 的墓主人曾侯玆或即受昭王赐钺的那位曾侯。“俾辔千休”之“休”,系“休”之误的可能性更大。“夔余孺小子”之“夔”,相当于传世文献中的“猷”一类的虚词。

**关键词** 曾国 曾公暉编钟 铭文

郭长江等(2020)披露了曾国青铜重器——曾公暉编钟铭文的珍贵内容,为认识曾国早期史事提供了重要线索。铭文发表之后,学者对铭文多有讨论,精义纷呈。笔者不揣鄙陋,略陈刍蕘之见,祈蒙方家教正。

## 1. 高祖与伯括

铭文曰:

佳(唯)王五月吉日丁亥,曾公暉曰:昔在辔不(丕)显高且(祖)[鱼部],克速(仇)匹周之文武[鱼部]。淑=(淑淑)白(伯)昏(括),小心有德[职部]。召

---

\* 本文为北京语言大学院级项目(20YJ150002)资助(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的阶段性成果。本文的写作得到凡国栋、薛培武、石小力等学者的帮助,谨致谢忱。本文曾在2020年9月19日举行的“青铜器铭文研究(北京2020)”会议以及同日举行的“云中话曾国——以随州枣树林墓地新出编钟铭文为中心”线上学术沙龙汇报,有幸得到同道的批评。根据李峰于线上学术沙龙所提意见,本文在会后对皇祖南公的时代重新予以定位,其他观点一仍其旧,特此说明。此外,田成方在线上学术沙龙所汇报的《曾公暉钟铭初读》一文(已刊《江汉考古》2020年第4期)对高祖伯括以及叶家山 M111 性质的认识与拙文相近。

事上<sup>①</sup>帝,逌(聿)衷(怀)<sup>②</sup>多福[职部]。左(佐)右(佑)<sup>③</sup>有周,𤣥神其鏗(声)<sup>④</sup>[耕部],受是不<sup>⑤</sup>宓(宁)[耕部]。不(丕)显其樞(灵)<sup>⑥</sup>[耕部],甫(匍)匍辰(祗)敬[耕部]。

铭文开篇先是追述了“高祖”的功绩,继而又称颂“淑淑伯括”。这位“高祖”究竟是何人呢?他与伯括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郭长江等(2020)如是解释道:

铭文开始说“丕显高祖,克速匹周之文武”(没有说这位高祖是谁),后面接着讲述伯括,从内容看伯括的事迹与高祖不同,生活的年代也不一样。铭文后面又讲到皇祖南公“建于南土”(曾侯與编钟最后部分也说“享于皇祖”),上文已经说明伯括和皇祖南公可能是两代人,也可能是一个人。而且伯括的前面还出现了一位未知的高祖,并且将左右文武的任务也领走了。这样一来,曾公喙铭文的记载的世系势必要重新梳理。

郭长江等(2020)认为“高祖”与伯括是生活年代、事迹不同的两个人。杜勇(2020)也将“高祖”与伯括相区分,认为高祖之名不知,而伯括即南公,又称“皇祖”。本文则认为,曾公喙编钟铭文中的“高祖”与“皇祖南公”自有别,二者的时代分别处于文武时期和成康时期;其中“高祖”便是伯括<sup>⑦</sup>,不宜与“皇祖”及南公相混同。

“伯括(适)”一名又见于《论语·阳货》,不少学者认为伯括即《尚书·君奭》《墨子·尚贤上》《尚书大传》《史记·周本纪》等文献中的南宮括(适)。无论是伯括还是南宮括,文献皆表明其活跃于文武时期,铭文中的高祖“克仇匹周之文武”,在时代上显然是相应的。

---

① “上”,郭长江等(2020)释作“一”。王宁指出当是“上”之缺刻,见简帛论坛《曾公喙编钟初读》,第4楼,2020年4月28日。

② 郭长江等(2020)将“逌”解释为遵循。薛培武认为“逌怀”即见于《诗经·大雅·大明》的“聿怀”,“逌(聿)”为句首虚词,见简帛论坛《曾公喙编钟初读》,第31楼,2020年5月3日。

③ “左右”,郭长江等(2020)如字读,笔者改读。下文“佐佑有周”同。

④ “鏗”,郭长江等(2020)读作“圣”。黄杰读作“声”,见简帛论坛《曾公喙编钟初读》,第8楼,2020年4月29日。

⑤ “不”,郭长江等(2020)读作“丕”。蒋文(2020)如字读,并认为“受是不宁”“匍匍祗敬”是描述伯括不敢安宁懈怠、全力以赴,恭恭敬敬。

⑥ “樞”,郭长江等(2020)释作“霽”,读作“令”。王宁指出“霽”当释“樞”,读“灵”或“令”,见简帛论坛《曾公喙编钟初读》,第12楼,2020年4月29日。

⑦ 黄益飞(2020)亦认为高祖即伯括。付强在指出高祖即伯括的同时,还主张曾公喙编钟铭文中的南公也是伯括,见简帛论坛《曾公喙编钟初读》,第22楼,2020年5月1日。按:曾公喙编钟铭文中的南公与伯括并非指同一人,这在铭文中相当明确。

曾侯臝编钟铭文云：“白(伯)簠(括)上<sup>①</sup>帝,左(佐)右(佑)文武。”(参见湖北省文物考古所、随州市博物馆,2014;凡国栋,2014)所谓“佐佑文武”,相当于“仇匹文武”。“伯括上帝,佐佑文武”几乎是曾公卣编钟铭文“克仇匹周之文武”“召事上帝”的高度概括,即伯括辅佐文武的同时,又敬奉上帝。

金文中的“高祖”,往往指始祖(参见曹玮,2003)。有时“高祖”亦可指某位时代晚近且地位崇高的先祖,但“高祖”之前不会罗列其他先祖。曾侯臝编钟和嬭加编钟铭文在追溯先世时便从伯括说起,伯括作为曾国的“高祖”是恰如其分的。

总之,曾公卣编钟铭文中的“高祖”当即伯括,二者的时代、事迹、地位皆相吻合。

## 2. 王客我于康宫

“王客我于康宫”之“王”,有学者理解为时王(周襄王),并因此将“我”解释为曾公卣(参见黄益飞,2020;龚伟,2020)。郭长江等(2020)谓“王客我于康宫”的“我”有三种可能:指上文的伯括,指下文的皇祖,也可能指曾公卣。郭长江等(2020)更倾向于“我”指代曾公卣的意见。其实,铭文中“王客我于康宫”诸语是对先祖事迹的追述,并非曾公卣时代的当时记录,且用语多袭用西周中晚期的册命铭文。铭文中的“王”不宜视作时王,从上下文语境看,“我”当就曾国而言,具体来说指皇祖南公。杜勇(2020)认为“我”是“我皇祖”的省称,虽然“我”未必是“我皇祖”的省称,且“皇祖”并非伯括,但杜氏将“我”落实到“皇祖”的看法是可信的。

“客”,郭长江等(2020)作如下解释:

客,金文或写作“各”,读作格,用来表示到达某地。如庚嬴鼎(《集成》02748)“王客周官”,卫簠(《集成》04209)“王客于康官”,楚簠(《集成》04248)“王各于康官”。《书·舜典》:“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底可绩。三载。汝陟帝位。”孔传:“格,来。”

郭长江等(2020)以“格”训“客”,确有问题。黄杰指出,“王客(各)于康宫”与“王客我于康宫”看似近似,实则结构和意思都迥异,不应简单比附;“格”为不及物动词,“客”为及物动词。黄氏认为,“客”当按本字理解。“王客我于康宫”意为周王在康宫中以我为客<sup>②</sup>。黄氏所解在铭文中是成立的,但铭文创作者这一措辞的背后,可能另有因由。

---

<sup>①</sup> “上帝”如何理解,过去有不少争论,参见黄杰(2016:189-190)。“伯括上帝”应相当于曾公卣编钟铭文中的“(伯括)召事上帝”,考虑到铭文的句式,“召事”(训佑助)一类的词或被铭文编纂者省略。此外,“上”也有可能相当于“召事”,“上”可通“尚”,有佑助、事奉之义。

<sup>②</sup> 见简帛论坛《曾公卣编钟初读》,第39楼,2020年5月14日。

目前所见册命铭文中,只见“王格于……”,而不见“王客我于……”。“格”,训至,在金文中通常写作“各”。与“王客我于康宫”最为相近的,是卫簋(《集成》4209-4212)铭文中的“王客(格)于康宫”,“格”写作“客”,而非通常的“各”。此外,旅伯簋(《铭图》5147-5148)之“王客(格)奠(郑)宫”、师遽簋盖(《集成》4214)之“王才(在)周,客(格)新宫”、利鼎(《集成》2804)之“王客(格)于般宫”等铭文,“格”皆写作“客”。我们不排除一种可能,那便是由于曾公暉编钟铭文编纂的时代较晚,时人对西周的册命铭文套语已甚隔膜;铭文所依据的原始史料当写作“客”,但编纂者不甚清楚其涵义,故增益了“我”字。

郭长江等(2020)对曾公暉编钟铭文是否挑战唐兰的“康宫原则”尚有疑虑,杜勇(2020)认为“皇祖南公”便是伯括,故强调曾公暉编钟否定了康宫系康王宗庙的说法。在康宫受命的皇祖南公当是成康时期的人物,如果铭文的记录可信,确可对康宫原则构成挑战,但由于曾公暉编钟铭文并非西周早期册命仪式的实时记录,且有明显的袭用、改造西周中晚期册命铭文格式和用语的迹象,故尚难以作为判断康宫性质的依据。

### 3. 平尹氏命皇祖

铭文曰:

王客我于康宫,平[尹]<sup>①</sup>氏命皇且(祖)[鱼部],建于南土[鱼部]。敝(蔽)蔡南门,质应亳社[鱼部]。𡗗(屏)<sup>②</sup>于汉东,[南]方无疆[阳部]。兆(讨)<sup>③</sup>政(征)淮夷,至于繁汤(阳)[阳部]。

以上据用韵重新断句。郭长江等(2020)的原释文作:“王客我于康宫,乎厥命。皇且(祖)建于南土,敝(蔽)蔡南门,质(誓)应京社,适于汉东。[南]方无疆,涉政(征)淮夷,至于繁汤(阳)。”

“平”,郭长江等(2020)释作“乎”。黄杰改释作“平”,读作“屏”,认为训捍蔽<sup>④</sup>。该字写作乎,确与同篇铭文中“既淑既平”的“平”(作乎)字写法一致。但句中“王”为主语,读作“屏”恐有未安。王宁认为“平”读为“抨”或“拼”,训“使”<sup>⑤</sup>。虽然郭长江等(2020)将该字误释作“乎”,但将铭文联系常见的册命辞例还是极有见地的。

① 据甬钟B组,可知脱一“尹”字。

② 该字郭长江等(2020)释作“适”,陈斯鹏(2020)改释。

③ 该字郭长江等(2020)释作“涉”,陈斯鹏(2020)改释。薛培武也有相同看法,见简帛论坛《曾公暉编钟初读》,第42楼,2020年5月18日。

④ 见简帛论坛《曾公暉编钟初读》,第15楼,2020年4月29日。

⑤ 见简帛论坛《曾公暉编钟初读》,第18楼,2020年4月29日。

王森指出,册命铭文中所谓的“乎(呼)”字,其实都是“平”,清华简《摄命》“王乎作册任册命伯摄”中的“乎”实即“平”<sup>①</sup>。曾公喙编钟铭文的辞例,可进一步佐证其说。“平”相当于传世文献中的“抨”或“怍”,训令、使。《尔雅·释诂下》:“抨,使也。”《汉书·扬雄传上》“抨雄鸩以作媒兮”,颜师古注:“抨,使也。”《尚书·洛诰》“怍来以图”,《汉书·刘向传》颜师古注引孟康说:“怍,使也。”《尚书·立政》“帝钦罚之,乃怍我有夏”,孔传:“乃使我周家王有华夏。”另可参见《左传·庄公元年》:“王使荣叔来锡桓公命。”《国语·周语上》:“襄王使太宰文公及内史兴赐晋文公命。”

“氏”,郭长江等(2020)释作“厥”。单育辰改释作“氏”<sup>②</sup>,可从。“尹氏”在册命铭文中习见,如大克鼎(《集成》2836):“王平尹氏册命善夫克。”

将“命”与“皇祖”连读<sup>③</sup>,一来更加谐韵,二来句式更为严整<sup>④</sup>,三来依照册命铭文的辞例,“命”后紧跟受命对象。

在重新断句之后,更可清晰看出在康宫受封、建于南土的“我”是“皇祖”。曾公喙编钟铭文明言“皇祖南公”,可知“皇祖”即“南公”。类似的表述也见于其他铭文,如据郭长江等(2020)的说法,与曾公喙编钟同墓所出曾公喙壶亦称“皇祖南公”。此外,西周晚期的南宫乎(平)钟(《集成》181)铭文同样提及“先祖南公”“朕皇祖南公”。金文中的“皇祖”是对某一重要先祖的美称,有时用于称述始封之君,如晋公益(《集成》10342)、秦公簋(《集成》4315)、戎生编钟(《铭图》15239-15240)诸器所记。

湖北随州叶家山墓地 M111 所出南公方座簋有“犷作烈考南公宝尊彝”的铭文(参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2020),表明曾侯犷之父即称“南公”。南公方座簋器形的时代偏早,晚不到昭王。爰加编钟铭文云:“白(伯)昏(括)受命,帅禹之堵(绪),有此南漚(汜)。”(参见郭长江等,2019)伯括受命,参照鲁国、燕国等国的情形,当是伯括之子实际就封。曾侯腆编钟铭文中受命“懿(营)宅漚(汜)土”的南公以及曾公喙编钟铭文中在康宫受命的南公,当是伯括之子,或即曾侯谏。曾侯犷系南公之子,其时代、地位与曾公喙编钟铭文中受昭王赐钺的曾侯相符。

#### 4. 蔽蔡南门,质应亳社

郭长江等(2020)指出:

蔽,读为蔽,本义为屏障,引申有庇护之意。《左传·昭公十八年》:“叶在楚

① 王森:《释“平”及相关诸字》,待刊稿。此文承薛培武提示。

② 见简帛论坛《曾公喙编钟初读》,第1楼,2020年4月28日。

③ 这是薛培武的意见。

④ “王咨我于康官”与“平尹氏命皇祖”皆为六字(参见石安瑞,2020)。

国,方城外之蔽也。”杜预注:“为方城外之蔽障。”《左传·昭公二十年》:“齐氏用戈击公孟,宗鲁以背蔽之。”《左传》以“叶”为方城之蔽,而铭文是说以曾为蔡南门之蔽,可以类比。

郭长江等(2020)之说可从。曾国所处,正在上蔡之南。需要补充的是,“蔽蔡南门”与“质应亳社<sup>①</sup>”指曾国与蔡国、应国互为照应,以为周之南方屏障,故下文曰“屏于汉东,南方无疆”;“蔽”有蔽障之义,“蔽蔡南门”说的是曾、蔡相倚之势。

黄杰认为“蔽”当读作本字,意为破坏,“蔽蔡南门”是说曾国在与蔡国的战事中破坏了蔡国都城的南门,取得胜绩<sup>②</sup>。不过既然蔡、曾同属姬周集团,曾国与蔡国作战并破坏蔡国都城的南门,这是很难理解的,下句“质应亳社”也可说明“蔽蔡南门”表述的当是曾、蔡亲善关系。此外,笔者曾认为“蔽”读作“币”<sup>③</sup>,王宁认为“蔽”读作“毖”<sup>④</sup>,同样难以成立。

## 5. 赐之用钺

铭文曰:

郟(昭)王南行,豫(舍)命于曾。咸成我事,左(佐)右(佑)有周。易(赐)之甬(用)钺,用政(征)南方。

“赐之用钺”的辞例近于虢季子白盘(《集成》10173):“賜(赐)用戍(钺),用政(征)纘(蛮)方。”赐钺的仪式又见于师克盃(《集成》4467)。在叶家山墓地 M111 亦即曾侯戾墓中,正出土了 5 件铜钺以及 2 件手持钺形饰(参见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随州市博物馆,2020)。钺为象征军权的重器(参见徐鹏飞,2018),往往是君王所亲赐。其中 M111:415 铜钺上有“太保虞”铭文,当即该器来自王室的明证。M111 的时代正是昭王时或稍后,其规格之高在西周早期诸侯墓葬中绝无仅有。墓主人曾侯的时代及地位与辅佐昭王“用征南方”的曾侯相当吻合,或即受昭王赐钺的那位曾侯。

## 6. 俾辥千休

铭文曰:

---

① “质”,郭长江等(2020)读作“誓”。承薛培武提示,从用字习惯看,“质”如字读更为恰当。“质”与“誓”义近,《左传》哀公二十年“黄池之役,先主与吴王有质”,杜预注:“质,盟信也。”“亳社”,郭长江等(2020)释作“京社”。单育辰改释作“亳社”,见简帛论坛《曾公球编钟初读》,第 1 楼,2020 年 4 月 28 日。可从。“质应亳社”即“质于应之亳社”,谓曾国在亳社与应国盟质。

② 见简帛论坛《曾公球编钟初读》,第 14 楼,2020 年 4 月 29 日。

③ 见简帛论坛《曾公球编钟初读》,第 10 楼,2020 年 4 月 29 日。

④ 见简帛论坛《曾公球编钟初读》,第 34 楼,2020 年 5 月 6 日。

隶衡(除)<sup>①</sup> 辞卹,俾辞千休。

“辞”,第一人称代词,训“我”。有学者认为“千”可读作“身”<sup>②</sup>,“辞身”犹言“我身”“余身”“朕身”,不过“千”“身”虽形声皆近,但尚缺乏通用的实例。

“休”,写作𠄎(𠄎 钟 M190:35 写作𠄎),郭长江等(2020)在总释文中释作“休”,同时又在注释中释作“休”,认为从人从未,或是“休”字之误,并指出“休”有欢喜之意。该字右旁近“未”,当以释作“休”为宜。陈斯鹏(2020)将该字改释作“𠄎”,并引兵壶铭:“卑(俾)邁(万)棠(世)无謀(期)。”(《铭图》12445) 鞫𠄎铭:“棠(世)万至于辞孙子。”(《集成》271)此外,铜器铭文所见“万世”(如之利钟、徐王子旃钟)、“万年世”(如恒簋盖、伯尊、盞尊)、“百世”(如师遽方彝、守宫盘、伯姜鼎)、“多世”(如班簋),均可为证。另可参见师鬲鼎(《集成》4830)之“卑(俾)天子万年”、戎簋(《集成》4322)之“卑(俾)乃子戎万年”。从辞例上看,读作“俾辞千世”有其道理。不过该字右旁上部并无典型“棠”字(如鞫𠄎所见𠄎)的明显肥笔或横点(𠄎 钟 M190:35 所见字的笔画更显匀称),仍有可疑之处。此外,曾侯腆编钟所见“世”写作“𠄎”,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春秋曾国铭文的用字习惯。

考虑到前句“余无谤受”韵脚为幽部,“休”系“休”之误的可能性更大<sup>③</sup>。甲骨文中“未”或作“木”,与“木”同形。渣伯遯鼎(《集成》2344)所见“渣”字,一般读作“沫”(参见张桂光,2000:65-69),但声符“未”写作“木”形。可见“未”“木”时有混用。

“休”在此处不宜训欢喜,而与“福”“禄”“美”义近,这一用法的“休”在《诗》《书》中习见。《左传·襄公二十八年》“以礼承天之休”,杜预注:“休,福禄也。”“千休”可参见《诗经》中的“千禄”(《大雅·假乐》)、“百禄”(《小雅·天保》《商颂·玄鸟》《商颂·长发》)、“百福”(《大雅·假乐》《小雅·楚茨》《鲁颂·閟宫》)、“万福”(《小雅·蓼萧》《小雅·桑扈》《小雅·采芣》)等,均是在福、禄一类的词之前加数词的构词法。此外,驹父盨盖(《集成》4464)铭文有“多休”之语。从意义上看,“辞千休”可与前句的“辞卹”相呼应。

郭长江等(2020)将“卑”读为“俾”,可从。郭长江等(2020)又引毛传:“俾,使。”然此处“俾”应以释“赐”为宜。清华简《傅说之命(上)》云:“隹(惟)攸人旻(得)攸(说)于尊(傅)厥(岩),卑(厥)卑(俾)纒(绷)弓、绅(弦)、辟(纟)矢。”(参见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2012:122)“卑”当读作“俾”,训赐(参见李锐,2013)。《书

① “衡”,郭长江等(2020)认为是“余行”二字合文。单育辰认为从余得声,读作“除”,见简帛论坛《曾公球编钟初读》,第2楼,2020年4月28日。

② 见简帛论坛《曾公球编钟初读》,第24楼,2020年5月2日。

③ 王宁已有此说,见简帛论坛《曾公球编钟初读》,第18楼,2020年4月29日。

序》“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史记·周本纪》中“俾”便作“赐”。“卑”声字与“界”相通（参见张儒、刘毓庆，2002），此处“俾”亦相当于“界”。

“俾辞千休”的辞例近于铭文中的“锡×(某人)休”或“锡×(休的修饰语)休”，如迷盘（《铭图》14543）及迷钟（《铭图》31028、15634-15638）之“多易(锡)迷休”、追簋（《集成》4219-4224）之“多易(锡)追休”、作册封鬲甲（《铭图》3037）之“多易(锡)休”、大克鼎（《集成》2836）之“多易(锡)宝休”、虢叔旅钟（《集成》238-244）之“多易(锡)旅休”、师盂簋盖（《集成》4277）之“日易(锡)鲁休”、善夫克盃（《集成》4465）之“克其日易(锡)休”。

## 7. 夔余孺小子

“夔余孺小子”之“夔”，郭长江等（2020）读为“忧”，谓忧心、忧虑之意。由于“余孺小子”以下句意完整，郭长江等（2020）之说可疑。薛培武曾指出：“‘夔’亦句首虚词，无实义，即《尚书》中某些‘迪’，金文中的一些‘繇’，兹依《尚书》例读为‘迪’。”<sup>①</sup>兹从之。

这个表示强调语气的虚词，又以“猷”“繇”“迪”“道”等表示（参见沈培，2004：218-224），“夔”亦与其音近。曾公球编钟铭文曰：“曰：呜呼！夔余孺小子……”可相比较的是《尚书·多方》：“王曰：‘呜呼！猷告尔有方多士暨殷多士……’”过去有学者怀疑“猷”“繇”是叹词（参见杨树达，1952：19），既然在它之前已有“呜呼”，且总领下文，不当视作叹词。“猷”“繇”的用法与“唯/惟”相近，并可与“唯/惟”连用。

## 参考文献

- 曹 玮 2003 《“高祖”考》，《考古》第9期。
- 陈斯鹏 2020 《曾公球编钟铭文考释》，《中国文字》夏季号。
- 杜 勇 2020 《曾公球编钟破解康宫难题》，《中国社会科学报》6月8日第5版。
- 凡国栋 2014 《曾侯与编钟铭文柬释》，《江汉考古》第4期。
- 龚 伟 2020 《论曾公球编钟中的“公共知识”与“命册”关系》，《理论月刊》第8期。
- 郭长江等 2019 《孺加编钟铭文的初步释读》，《江汉考古》第3期。
- 郭长江等 2020 《曾公球编钟铭文初步释读》，《江汉考古》第1期。
- 湖北省考古研究所 随州市博物馆 2011 《湖北随州叶家山 M65 发掘简报》，《江汉考古》第3期。
- 湖北省文物考古所 随州市博物馆 2014 《随州文峰塔 M1（曾侯与墓）、M2 发掘简报》，《江汉考古》第4期。

<sup>①</sup> 见简帛论坛《曾公球编钟初读》，第31楼，2020年5月3日。

-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随州市博物馆 2020 《湖北随州叶家山 M111 发掘简报》,《江汉考古》第 2 期。
- 黄 杰 2016 《随州文峰塔曾侯与编钟铭文补释》,《中国文字》新 42 期,台北艺文印书馆。
- 黄益飞 2020 《南公与曾国封建》,《故宫博物院院刊》第 7 期。
- 蒋 文 2020 《说曾公球编钟铭文的“骏声有闻”》, <http://www.gwz.fudan.edu.cn/Web/Show/4560>, 05-02。
- 李 锐 2013 《读清华简 3 札记(二)》, <http://www.confucius2000.com/admin/list.asp?id=5516,01-06>。
- 李学勤(主编) 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 2012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叁),中西书局。
- 沈 培 2004 《西周金文中的“繇”和〈尚书〉中的“迪”》,《古文字研究》第 25 辑,中华书局。
- 石安瑞 2020 《由曾公球编钟铭文错乱看制铭时所用的写本》, [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574,07-24](http://www.bsm.org.cn/show_article.php?id=3574,07-24)。
- 许鹏飞 2018 《钺代表的军权意义的起源与发展》,《考古》第 1 期。
- 杨树达 1952 《积微居金文说》,中国科学院。
- 张 儒 刘毓庆 2002 《汉字通用声素研究》,山西古籍出版社。
- 张桂光 2000 《沫司徒疑簋及其相关问题》,《古文字研究》第 22 辑,中华书局。

(责任编辑:尉侯凯)